



李零再出发审视波斯 名家齐追忆纪念金庸

《波斯笔记》



李零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波斯,与秦汉并立的强大帝国,中西交流的关键枢纽。继《我们的中国》之后,北京大学李零教授用“我们”的眼光审视古代中亚和世界历史。与以往从希腊视角解读波斯帝国史不同,《波斯笔记》从中国与波斯比较的视角出发,换了个方向看波斯,也换了个方向看西方、看世界。李零的三次伊朗之行,都有摄影师随行,拍摄了许多令人赞叹的资料照片。《波斯笔记》中的图片,不但在视觉上有震撼人心效果,而且以其资料的完整性,做出了当代中国域外考古、考察的非凡贡献。

本书系统详实地整理波斯帝国的历史,全面地比较古代中国与波斯帝国的方方面面。

《大师金庸纪念专集》



严家炎 主编
作家出版社

金庸先生逝世一周年。本书由香港著名散文作家及出版家、《明报月刊》总编辑潘耀明策划,北京大学中文系终身教授严家炎主编,由著名艺术家韩美林设计藏书票。书中收录金庸先生生前各界好友撰写追忆先生的文章,其中包括倪匡、潘粤生等与金庸一起创办《明报》的同事,王蒙、余秋雨、池田大作、陈平原、李欧梵等文化界名人,马云等商界好友,郑少秋、汪明荃、张纪中、徐克、黄辅棠等影视界名人,以及闵福德、冈崎由美等金庸小说译者。这些文化名人寄思念于笔触,深情缅怀金庸先生。书中还收录金庸先生图片、手迹等珍贵资料。

《区块链技术及应用》



华为区块链技术开发团队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区块链是一门什么样的技术?区块链在金融、供应链、政务服务、存证及版权应用、能源等各领域如何落地应用?区块链技术有什么样的未来?2009年,区块链伴随着比特币系统诞生。经过比特币类加密货币的“疯狂”和区块链技术在诸如金融、供应链、政务等行业的应用,人们不断感受到这种新技术的魔力,同时区块链也成为技术创新的热词。区块链是当下最受关注的方向之一,却又让人充满了雾里看花的感觉。

本书系统详实地介绍了区块链技术和应用,既包含区块链基础知识,又有对区块链应用场景以及发展趋势的探究,可以帮助非专业人员系统地了解区块链。

《最后的信》



[日]岩井俊二 著 果露怡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裕里在姐姐未咲的葬礼上,得到姐姐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封信和一张同学会请柬。她代替姐姐出席了同学会,本打算向大家告知姐姐的死讯,却被多年未见的同学们认成了姐姐。阴差阳错下,裕里扮演起了姐姐的角色。同时,裕里发现,自己学生时代偷偷羡慕的镜史郎也出现在了同学会上。由此,裕里便以姐姐“未咲”的身份与镜史郎开始了书信往来。往事被一幕幕揭开:拥有美丽光环的姐姐,总是灰头土脸的平凡妹妹,错过了相遇并渐行渐远的恋人……未咲生前的故事也渐渐展露。

作者是日本电影导演、新电影运动旗手。

(苏墨)

文化·开卷

新科诺奖得主作品上演“洛阳纸贵”

“诺贝尔效应”是在消费诺奖吗？

本报记者 邓崎凡

如果在10月10日前的中国,你问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和彼得·汉德克是谁,估计没有几个人能够答得上来,但10月10日之后的这段时间来,这两位诺贝尔文学奖新科得主的知名度以几何倍数上升。不仅他们本人成为时髦的文化偶像,他们的作品也被摆放在书店显眼的位置,在图书网站售罄,并占据网络热搜榜,演绎出最新版的“洛阳纸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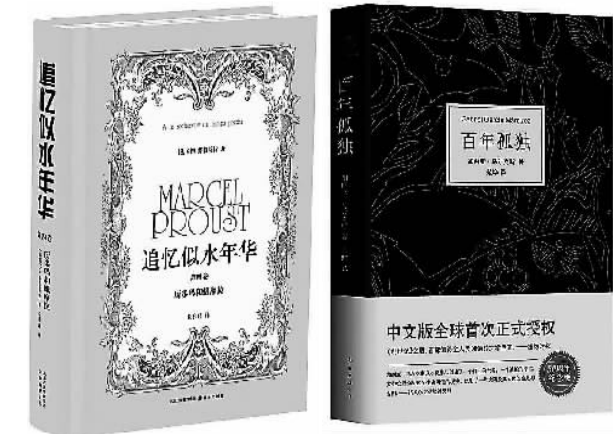
同托卡尔丘克、汉德克一样,很多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都经历了类似的情况。有人把诺奖公布后带动获奖作家作品热销的现象称之为“诺贝尔效应”。诺贝尔获奖文学作品是严肃文学的代表,但有人认为“诺贝尔效应”却让诺奖看似成为一种消费品牌。记者采访到的业内人士对此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奖项揭晓,作品大卖

虽然在波兰家喻户晓,但1962年出生的奥尔加·托卡尔丘克此前在中国的知名度远不如在她的祖国。直到2017年12月,她的代表作《太古和其他的时间》《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才首次在中国出版。《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责编石儒婧曾说,“她是那种风格非常显著的作家,喜欢她的读者可能就会非常喜欢,读不进去的读者可能翻一会儿就放弃了。”

奥地利人彼得·汉德克则被称作“活着的经典”,他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各大文学奖项的榜单上,近年来,他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汉德克目前有9本作品在国内出版,分别是《骂观众》《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无欲的悲歌》《左撇子女人》《形同陌路的时刻》等,但這些作品也远非“耳熟能详”,没有达到“畅销”的级别。

诺奖揭晓后上演了神奇一幕:消息一公布,读者迅速下单,奖项揭晓20分钟后,托卡尔丘克的《太古和其他的时间》销量是获奖前一周的近百倍,《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销量是获奖前一周的600倍;汉德克的《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骂观众》等作品的销量均则是前一周的数十



倍。奖项颁布后不足24小时,两位作家在当当、京东图书等平台的实体图书悉数售罄,预售发货期已排至11月。

今年的“诺贝尔效应”还在中国作家身上发挥了作用。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称为“中国卡夫卡”的残雪,在国内本属“小众”作家,但自从被媒体报道“入围今年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后,她本人的知名度也水涨船高。在诺奖揭晓前的10月7号,8号两天,残雪所有作品全网售罄。孔夫子网站残雪9页手稿售价高达7.2万元。即使诺奖揭晓,残雪无缘奖项,但各电商平台上,残雪作品前仍冠有“2019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字样。

实际上,历届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布,总能引发作品热销情景。根据亚马逊此前的统计,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莫言作品的销量比获奖前一个月上涨了33倍,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丽丝·门罗,她的作品在获奖后一个月的销量比获奖前一个月增长了近1500倍。

谁在买? 谁在看?

“诺贝尔效应”是由谁推动的?这些作品是谁在买?又是在谁在看?京东图书根据近五年——2014年至2019年的纸书销售大数据,“勾勒”出购买诺奖得主作品的用户画像。

根据数据分析,购买诺奖得主作品的用户以

《百年孤独》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马尔克斯的代表作,国内追捧者众多,长期占据着线上网络图书销售巨头的榜单。然而,这是一部被认为(据说是公认)“绝大多数人都看不懂的书”,有点“魔幻”吧?又或是期迭。而被各路大神级专家,比如哈罗德·布鲁姆及石黑一雄等,公推为殿堂级经典的《追忆似水年华》却少有人问津,是普鲁斯特没得过诺贝尔文学奖?还是因为“冗长、啰嗦”的大部头“永远也读不完”的缘故呢?也许拥有“经典”标签意味的诺贝尔文学奖,“时尚”的色彩更重一些。

图/文 晓阳

26~35岁这一年齡段最多,数量占比达44.05%;36~45岁的用户数量占比是23.36%、16~25岁的占比为22.55%。

从学历来看,喜欢购买诺奖得主作品的用户高度集中于大学和研究生学历,用户数量占比超过90%;从职业方面看,白领、医务人员、教师三种职业占比最高。

在城市化分方面,一二线城市表现突出,购买诺奖得主作品的用户比例分别为29.44%和29.12%。

若以此“画像”对照,赵颖是典型的诺奖作品用户:34岁,中文系研究生毕业,北京培训学校老师。今年获奖的两位作家,她之前都没有读过。他们获奖后,她开始关注他们的作品,“但目前还没有买到”。

通过诺奖认识作家、选择作品是她从学校就养成的习惯。她身边很多朋友也都是这样做的——“诺贝尔文学奖是国际上最高的文学奖项,代表着权威、高质量,通过它买书,不会错。”

不过,购买并不等于阅读。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日裔英国小说家石黑一雄后,赵颖曾集中购买了石黑一雄的《群山淡景》《浮世画家》《长日将尽》《被掩埋的巨人》等作品。“前面的三部作品读起来都明白晓畅,我都读完了,但《被掩埋的巨人》却总觉得晦涩,没看几页就一直撂下了。”而2006年的诺奖获奖作家土耳其人费利特·奥尔罕·

对照式读书所得更多

式阅读方式。在读完十九世纪英国著名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之后,我又读了英国女作家达夫妮·杜穆里埃的《蝴蝶梦》(又译《丽贝卡》)。达夫妮·杜穆里埃特别喜欢勃朗特姐妹的小说创作手法,和《简爱》一样,《蝴蝶梦》的人物(特别是女主人公)刻画比较细腻,在渲染神秘气氛的同时,夹杂着带有宿命论色彩的感伤主义,二者在笔法及主题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以至于有的评论家说:“《蝴蝶梦》是对《简爱》大胆的抄袭”。

在读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以后,我又找来了林达的《历史深处的忧思》,因为这两本书都是讲美国的民主制度的。托克维尔和林达(一对美籍华人作家夫妇合用的笔名)是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作家,因此,他们对美国民主制度的观察,就带着各自的时代烙印,通过对照阅读,能使我们在比较过程中加深对美国民主制度的了解。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很精彩,读完后拍案叫绝,但这是罗贯中虚构的文学作品,和真实的历史有很大差距,所以,我又找来了陈寿的《三国志》。《三国志》是史书,是真实的历史,而且,《三国演义》的创作过程中,借鉴了很多《三国志》的内容,通过这样的比较之后,就既能欣赏《三国演义》的文学魅力,又能对那段历史有了

一个真实的了解了。同理,在读完《西游记》之后,我又找来了《大唐西域记》,前者是吴承恩创作的神话小说,后者则是高僧玄奘(即唐僧)所记下的取经过程中的见闻,《西游记》在一定程度上参考了《大唐西域记》。在读完魏源的《海国图志》之后,我又找来了徐继畲的《瀛寰志略》,因为二者是同类型的书籍,都是帮助国人认识世界的启蒙著作,《瀛寰志略》虽然没有《海国图志》影响大,但它却是先于《海国图志》问世的,而且,魏源在创作《海国图志》时,还参考了徐继畲的《瀛寰志略》,两本书无论是主题思想还是内容方面都有着极大相似性。

以上举的是内容相同或相近的例子。其实,把主题相反的两本书放在一起阅读,也是一种乐趣,读完《水浒传》后,我听说有一本和《水浒传》主题完全相反的书,叫《荡寇志》,作者叫余万春,于是便查找这本书,由于这本书当时被定性为“反动小说”,因此图书馆不让随便借,我好说歹说,才借了出来。把这两部不同观点的小说放在一起读,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

“对照式”阅读可以开阔阅读的视野,对同一个题材,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探讨,对内容的全面了解和主题思想的整体把握有很大帮助。

第四届“大众喜爱的50个阅读微信公众号”颁奖

阅读公众号助力电子阅读快速发展



信公众号内容丰富,既有推荐优秀图书美文、发布阅读活动信息的,也有开展亲子阅读活动的。连续两届入选的书香江苏阅读微信公众号,不仅能够及时捕捉热点,而且通过开设多个栏目为读者提供服务,免费链接了南京图书馆的海量阅读资源和江苏广电读书类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江苏文化数据库。长春市图书馆将微信平台定位为“口袋里的阅读管家”,一方面,将智能答复、续借、查询、预约、电子证等功能集成进微信平台;另一方面,提供在线听书、微课堂、音乐鉴赏、手

机阅读等数字文献服务,实现了“微信在手,阅读全有”的目标。

据悉,从明年开始,中国全民阅读媒体联盟将在“大众喜爱的50个阅读微信公众号”推荐活动的基础上,扩展更广阔的领域,举办“大众喜爱的阅读账号”推荐活动,将微博、抖音、有声书等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加入进来,并将评选年度《大众喜爱的50个有声书账号》。

部分获奖公众号代表在会上分享了它们的经验和体会。

帕慕克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则一直在她的书柜里躺了近10年。“太厚了,没有打开的勇气。”她说。

“我是中文系毕业的,她强算个文学爱好者,买10本书,能看上三四本。我身边人,买得比我多,但可能看得还不如我多。买书对于很多人来说,跟买衣服、买化妆品没有太大的区别。”她说。

严肃文学流行起来了吗？

对“诺奖效应”最敏感的莫过于出版方,此次奖项揭晓后,出版方表示将加印作品。实际上,早在2012年莫言获奖后,出版方对其作品大力加印曾引发舆论不同的声音。而每次诺奖揭晓后呈现出短时间内的“诺奖热”,甚至让人认为诺贝尔文学奖在国内变成了一个“消费品牌”。

不过,文学评论家白烨则认为,加印举动无可厚非。而诺奖的真正意义是对作家文学价值的发现,经过诺奖的“推荐”作用,引发关注,作品也会受到重视,知名度得以提高。至于购书者,白烨认为,有些文学爱好者是对诺奖及获奖作家的作品发自内心的关注,有些只是看热闹,“对读者就不能强求了”。

百道网总经理兼总编辑令嘉则认为,作家可以选择写作的题材和写作的态度,但无论谁都不会排斥被大众广泛接受。而作品被大众广泛接受,就好像被诺奖选中一样,都是小概率事件。

“因为诺奖或其他一些类似的严肃奖项的引导,大众从可能不购书不阅读,而进入阅读的世界;从看一些类型小说,到进一步关注严肃文学,这个事情本身是美好的,是正向的,是阅读推广者乐见其成的。”令嘉认为,应该高兴诺奖具有这种带动大众消费的能力,因为它引发人们消费高尚的东西,激发出大众认真的情绪。对于从事严肃文学的出版机构,在这个过程中借势营销,主观上为自己,客观上也有利于国民阅读推广,不必盖上“消费诺奖”的帽子。

“对于我这样的普通读者来说,购买这种消费行为本身并无太大区别,但如果据此说是在‘消费诺奖’,恐怕担待不起。一是,即使是身边的普通人,也知道诺贝尔奖是一个严肃、高尚的奖项;二来,即使买回来书不看,也起码说明了大家内心追求这种崇高的愿望。如果把这种愿望下的购买等同于一般消费,是不公平的。”赵颖也说。

共读一本书的时光

罗倩仪

第一次与我共读一本书的人是外婆。那时我还不认字,母亲给我买了小人书,只能单凭对图片的理解去理解整个故事,终有许多想不明白之处。稻谷成熟的季节,外婆带着灿烂的笑容来了。母亲特别忙碌,我便缠着外婆,问她小人书的情节。外婆与我一同翻阅小人书,对照着书上的图片,细致地给我讲解每一个神话故事。我用崇拜的眼神望着外婆,听得津津有味。

外婆回家后,我跟母亲说起与外婆一起看书的事,母亲笑了。原来,外婆不认识字,是凭借对神话故事的记忆叙述的。每每想起两个不认字的人如此认真看书的情景,便觉得好笑又温馨。

最经常的是和同学一起看书,看当下热门的书籍,也看老师介绍的名著。利用下课的十分钟,和同桌共读一本书。俩人阅读的速度差不多是最好的,谁也不用等谁。如果一人读得快,又着急知道后面的内容,便掀起书页看了去。等到上课铃响,各自折起自己读到的那一页。读得慢的那个总不忘对读得快的说:“下课后继续看,不准剧透啊!”

有些时候,就是会遇上爱剧透的同桌,尤其是剧透最精彩的内容,让人特别抓狂。初二时,我就遇到一个这样的同桌,所以每次和她共读一本书,都像比赛一样,我得强迫自己看得飞快才不让她有剧透的机会。

还有一些人虽然读得慢,却仍然爱“剧透”。当然,她本意并非想剧透,而是想讨论看过的情节。

不管怎样,那些共读一本书的日子总是愉快的,让人心里有一份轻盈的期盼。而那些同学不但与我共读了许多泛着墨香的书,更和我共读了一本叫“青春”的书。

记得在大学的图书馆里,我邂逅了一本精彩的书籍,竟下意识地扬手对同学说:“这本书好看,一起看看吧?”话音刚落,自己愣了一下,已经许久不曾与人共读一本书了。随着物质生活的丰盈,那个全班人传阅一本书的时代已悄然远去。读书,变得更加自由,更加私人化。同学笑了一下:“这多麻烦呀!书架上不是还有很多吗?”是啊!我喃喃自语。于是两人捧着完全一样的两本书,各自阅读。

许多年过去了,我依然保持阅读的习惯,只是再无人与我共读一本书了,哪怕是坐在一起各自阅读自己的书籍的也没有。时常听到同事说:“一起去电影院吧!”却从未听到他们说:“一起去图书馆吧!”

还有人再与我共读一本书吗?也许不会有了吧!直到有一天,三岁的儿子忽然跑到我身旁,手里拿着一本幼儿园发的薄薄的书,扬起稚嫩的脸:“妈妈,我们一起读《大公鸡》吧!”儿子在向我发出共读一本书的邀请。那一刻,我心里的一颗种子发芽了。

第二届中国全民阅读年会在南宁召开

本报讯(记者唐慧敏)10月25日,以“倡导全民阅读 建设书香中国”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全民阅读年会在广西南宁举行。年会由中国出版协会指导,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广西出版传媒集团、人民出版社联合主办,旨在建设书香社会,推动全民阅读,打造公益性年度全民阅读推广的交流平台。

阅读年会进行了主题报告、经验交流、数字阅读、名家谈阅读、总结和交流各地推广全民阅读的经验、做法,研究和探讨在媒体融合环境下推广全民阅读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中国外传局副局长陆彩荣,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潘凯雄,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湖北省文联主席熊召政,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白冰分别以《享受阅读享受成长》《让阅读自由地飞翔》《阅读让我的人生丰富》《陪伴阅读——职责与使命》为题做主题报告。

本次年会特设了以“红色记忆——开国元勋与阅读”为主题的圆桌论坛。